

01 《疯癫与文明》读书会纪要

朱俊帆 2021-01-17 08:26:15

2021年新年之际，本期人文社科读书会在线上顺利举办。读书会的领读人1森森、领读人2AA、领读人3范范，读书会的组织者达达（以上均为化名）分别做了自我介绍。我作为听众记录了会议纪要，文科门外汉理解能力有限，如有错误恳请指正。

感谢各大佬带来的精彩分享，和读书会普及学术知识的精心组织（这个活动真是excited），附读书会的微信公众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BiXLcVJHsnFhsfnFwJ5ztw>，欢迎参加！

第一部分，本书介绍

组织者达达做了开场白。《疯癫与文明》是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福柯第一部学术专著。福柯的学术倾向比较综合，涉及到跨学科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心理学、临床医学等。接着，达达对本书要点做了介绍。

1. 福柯是谁

福柯属于少数群体，在那个年代备受压迫。因此在学术作品中也充满了对弱势群体的关切。

参考：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

2. 福柯思想

福柯的学术在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思潮中影响深刻，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文史哲及心理学，且对中国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

马丁·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四位20世纪西方思想巨人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场域的基本格局。——张旭《福柯在中国》

3. 本书介绍

达达提到，本书的主线是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史。在古代，疯癫不是贬义也不是危害，而是先知的象征。

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迷恋……从那种最奇特的谵妄状态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下表面。——p19第一章《愚人船》

转折点：启蒙时期。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因为推崇理性，而把疯癫放在了对立面。17世纪出现了精神病院、禁闭所等机构来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疯子对社会产生危害。

而福柯对疯癫的态度是欣赏的。福柯认为疯子并不是异端，他反对治疗疯癫，因为他觉得疯子和正常人、健康与病态并没有科学的区分标准和严格的界线。表面上疯癫，背后却隐藏了理性，因此疯癫是美的。

在混乱而明显的谵妄下有一种秘密谵妄的秩序。这种谵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纯粹理性。而最终理性偏偏产生于痴呆的外表。——p88第四章《激情与谵妄》

4. 本书与其他作品的关系

4.1 《疯癫与文明》与《The Order of Things》的联系

《The Order of Things》主要观点是，看似无序的东西也有秩序，只是这种秩序需要人为建构。

4.2 《疯癫与文明》与《性史》的联系

《性史》主要观点是，少数群体不发声，是因为他们的声音被抑制了 (condemned to silence)、被忽视了。

第二部分，1-3章

领读人森森对疯狂的起因缘故做了阐述，并分析了疯狂与理性的关系。他提出，我们怎么看待一个问题，这个事情是一个愿景。这个愿景是由我们的理性和历史经验所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疯狂，是在历史中被建构出来的，就像福柯书里论述的，中世纪的人们是怎么看待疯狂的，文艺复兴的人们又是怎么看待疯狂的。

随后，森森用历史文献举例说明，历史上人们对疯狂的观念的演变。森森展示了4世纪埃及出土的文献，内容是古典晚期的魔法使用手册，魔法内容是如何让人陷入疯狂。第二篇文献，说的是如何用猫头鹰的羽毛把疯子恢复正常。后来，到了中世纪，疯狂似乎演变成了宗教 (Spirituality) &神与鬼相关的融合，所以并不只是非理性本身。另一方面，在中世纪，怎么从法律定义疯狂也是一个新兴的问题。森森援引文献指出，13世纪英格兰对疯狂的定义分两种，一是与生俱来的疯狂，二是通过神学、医学鉴定出来的疯狂。这两种疯狂在司法判决中，对财产分配有所区别。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时期，疯子犯罪的司法程序也与普通人不同。因此，在中世纪，疯狂这一现象在各种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的定义。

那么在福柯话语中，疯狂是怎么存在的？首先，福柯认为我们不仅要建构疯狂，我们也要建构理性。有了这个二元关系，我们才能区分二者的不同。一个现象怎么由历史演变到现在，从模糊到熟悉，从简单到囊括了多维度意义，并一步一步被理性等各种各样秩序所脱离，直到变成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个模样。福柯说，疯狂既是法律的疯狂也是宗教的疯狂，疯狂和理性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但如果要分析二者关系，那么绕不开道德这个重要角色。因为一个疯子在道德上就被一个正常的社会所边缘化了。所以在启蒙时代因为理性的需求，人们建立的社会秩序就需要一个对立的元素来体现道德和理性的优越性，那么疯狂就被拎出来成为了本书研究的对象。

第三部分，4-6章

领读人AA先补充了森森提到的道德问题。AA从另一个角度说，我们为了界定理性而去定义了疯狂。福柯对疯狂与理性是中性的，它们都是社会构建的结构 (institution) 。

第四章，激情与谵妄。

AA举了《荷马史诗》的例子说明激情与疯狂早已有关联，阿基琉斯拔剑欲杀掉自家阵营的阿伽门农，只因为阿伽门农抢了自己战利品的那种激情或疯狂，文中希腊语 (dumous? 超越理智的激情) 的也说明了，疯狂是超越激情的一种灵与肉的双重因果关系。疯狂是双向的，从心灵的极端扩散到肉体，从肉体的极端扩散到心灵。接着，AA又举了古希腊《酒神的女人》这个悲剧，凡人国王因为对酒神不尊重，酒神的意志让他妻子将其视为愤怒的狮子，下场是国王被自己的妻子撕成碎片。因此，在古典时期，疯狂也被看作是有魔法的东西，是反常、超自然的。用福柯的话说，宗教节日就是一种institution，是造成疯狂的社会结构。

接着，AA说到谵妄 (delirium) 这个现象，指的是胡言乱语、沉浸于自己世界的狂人。福柯说这是灵与肉分别的产物。对此，AA的解释是，（1）人的精神无法处理肉体的知性能力，从而产生幻觉，对此深信不疑，最后进入自我世界不能自拔；（2）人作为理性个体逐渐脱离现实，行为逻辑不具有合理性。但是福柯对于当时《医学大辞典》诊断谵妄的结论（现代医学看来确实非常武断）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非常不满。

福柯又分析了疯狂与梦境，他认为疯狂是一种黑白混杂的虚无状态，就像昏沉似梦。而这种混杂需要一个爆发的途径，因为它不稳定，盲目、混乱、无意识，是梦幻与谬误的交界处。AA认为，福柯用这些模糊、主观的词语来诠释疯狂，福柯这些判断标准本身以及对象也都是非理性的，但是尽管如此，此时也依然有着非理性与理性的对立。因此福柯想说明，所谓的理性与非理性，本身多少被人为建构出来的。

福柯也分析了18-19世纪当代戏剧中的疯狂行为。AA指出，疯狂在戏剧中的表现就带有了人们对它的诠释。疯狂在戏剧中作为一种语言来呈现的时候，不仅是一种表达和展现，也是一种解答的权利。（注：这里AA用了discourse这个词说明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福柯的“话语”的概念，参考<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9967889/>）为什么人们要在台上展现疯狂，又为什么要展现成这个样子？这是人们对疯狂的理解的反视、对疯狂本身的再构建。福柯要强调的是，疯狂是一种非存在物，也是和人们日常生活有距离感的东西，具有不可交流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却被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所赋予，那么这种距离感本身也是经过诠释的，而不是自然的、科学的。

第五章。

福柯尝试解释17-18世纪的精神疾病。那时科学飞速发展，人们认为掌握科学就可以掌握自然界所有的因果关系。寻找这种因果关系的过程，是理性启蒙的体现。福柯举例说当时人们把躁狂症与忧郁症两种疾病之间的转化，与扑灭大火造成的浓烟进行类比。但这些在现在看来含混不清的类比在当时却被看作是科学意志。福柯还举例说到歇斯底里与子宫的关系，疑病症和肠胃的关系，女性的内心有炽烈的火炉，等荒谬的“科学解释”。可以看出福柯对这种“炼金术士式的科学”的语气是嘲弄的。

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与前两章逻辑相通。除了炼金术士的治疗，还有否定性治疗：尝试为病人重新构建真理的世界。AA抛出了问题：福柯为什么要说这些陈述性的话？AA提到本书后记中的一句话：“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发现疯癫”。AA将这句话呼应了前面提到的阿基琉斯拔剑欲杀阿伽门农的典故，因为阿伽门农冒犯了他的尊严，这种意象化的表达使在那个时代没法合理区分理性与非理性。

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外，既排斥它又俘获它的反感形式之外。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17世纪，由于禁闭，疯癫经历了一个沉默和被排斥的时期。它丧失了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时代曾经具有的展现和揭示的功能（例如，麦克白夫人变疯时开始说出真理）。它变得虚假可笑了。最后，20世纪给疯癫套上颈圈，把它归为自然现象，系于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实证主义的粗暴占有所导致的，一方面是精神病学向疯人显示的居高临下的博爱，另一方面是从奈瓦尔到阿尔托的诗作中所能发现的抗议激情。这种抗议是使疯癫体验恢复被禁闭所摧毁的深刻有力的启示意义的努力。——福柯，本书内容提要（1961）

福柯认为疯狂没有什么不正常，也不需要本能地去反感。AA说，福柯认为，任何对疯狂的定义，都是对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妥协。定义疯狂只是为了定义理性，通过割裂、隔离、禁闭另一部分来显现出自己道德的高尚。

那么福柯追求自由的尺度在哪儿？此处AA安利了群里发过的视频：世纪大战Chomsky & Foucault - Justice versus Pow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5wuB_p63YM（Chomsky是语言学定量分析的始祖之一，他认为语言是原生的，根本的底层逻辑语法结构是天生的、而语言是后天习得的并且能互相习得。）在这段视频中Chomsky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是追求美的。福柯却认为，我们看到的人性无论好坏，都是被社会构建的，是被可见或不可见的institution所限制的。福柯认为理性和社会的边界是隐形的。是_社会_构建出来了人的样子。

总的来看，AA的观点颇具启发性，如把疯狂解释为灵与肉分离的表现；以及在文本细读中提到的疯人院，并指出福柯本人反对定义疯癫，因为这是站在理性的角度对病人做审判。



第四部分，7-9章

领读人范范首先对AA刚才提到的Chomsky进行了评论，范范提到，Chomsky的语言习得能力强调的是一种可移植的mechanism，但是我们能举出反例，狼孩也有mechanism，但缺少融入人类社会，因此无法掌握语言核心的逻辑，从而说明Chomsky的观点还不够深入。

对于7-9章，范范从社会阶级与社会分化、黑格尔哲学、生物政治学（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的bio-power）这三个角度进行十分深刻的解读，这些视角都非常有趣。

1. 社会阶级与社会分化

范范指出，19世纪以来的精神疾病的社会现象要从社会结构的流动与对比讲起。

第七章，大恐惧。

18世纪前，社会的阶级和流动较为受限，人对世界的感知也仅限制在自我生活圈与社会联系以内。疯人作为资本的弱势方，自然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被压制的对象，医学对他们而言也并非公平的东西。但第七章开始便是工业革命的年代，资产阶级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并催生了新的阶级矛盾，以及新阶级对新秩序的维护。这种矛盾使得监狱、腐败等成为令人恐惧的意象，而医学也就成为了维护阶级秩序的工具，而非真正对腐败、污染的抑制。医学成为了卫道士，而非仲裁者，只是通过医学这样一种手段、制度，名正言顺地把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同时作为资本的弱势方，精神病院关押的不仅有疯人，也有犯人，因此这种非理性本质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制度而存在。

对于疯癫在现代文化中占据的位置来说，重要的或者说关键的是，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为仲裁者被请进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道士被召来，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从禁闭院墙渗出的某种暗暗的威胁。——第七章《大恐惧》

2. 黑格尔哲学

范范指出，人们对这些疾病的恐惧，也部分来自于之前对麻风病、热病等的继承。范范援引了黑格尔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继承”：主体 (subject) 人对事件的了解过程中将麻风病、热病的恐惧的主体归为同一个客体 (object)。但这种将文化与意象混合的行为，subject已经主体性地剥夺了这些被客体化的人（他们在subject眼中已失去了参照性的价值，就像理解一个没有生命的、没有主体性的事物那样，是被subject可被理解并作为世界观的一小部分的）。在理解世界这个理性需求下，非理性的事件就变成了他们无法参透的对象。此时，医学不仅是卫道士，而是对非理性防范的一种新理性。

正是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识的改进，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这种掺杂着当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乱想的回归中，实证主义将会控制住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将会发现一种能够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第七章《大恐惧》

第八章，新的划分。

描述了在人本主义之下，人们对疯人与罪犯的了解出现割裂，资产阶级开始对他们施以人道关怀。正如黑格尔哲学认为，感官的脱离与自我认知是无意义的。完成主体认知的最终条件来自于对双方的互相认知。在这种主客体之间循环认知的相互作用下（然而循环认知也并非平等的对话），才能理解自己作为主体的同时，又作为客体被他人认知的方式。资产阶级希望将监狱和疯人院割裂开，让犯人与疯人划出区别。但结果却是使疯狂与禁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所谓的人道关怀不过是主客体之间循环互动的产物罢了。

我们看到，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运作的。它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的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通过一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象征着禁闭的极端非理性的疯癫却最终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然而，就在这时，禁闭遇到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使它的压迫职能，而且使它的存在本身都成了问题。这个危机不是从内部产生的，也不是政治抗议的派生物。它是在整个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逐渐出现的。贫困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混合体中脱颖而出。——第八章《新的划分》

福柯将贫困描述为一种经济现象。那就是，穷人这种具体的意象，变成了暂时的、非最终化的现实而存在着。就是因为资本能够跨越阶级、促进阶级流动，所以穷人就成为暂时的状态，而这种现象就成为他们批评禁闭的源头，因为禁闭给劳动力市场带来负面影响。虽然疯狂早已获得了自由，早已摆脱了非理性力量的支配，但是依旧桎梏在地牢中。但因为人们从感知上将疯狂分离出来，并赋予其在客体上的地位，导致了精神病院的囚禁功能本质并未改变。

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诞生。

范范指出，第九章大力拓展了第八章的“邪恶元素”的观点，将邪恶的意象进一步分化，把人们对邪恶元素的不同情感具体化区分。范范接着类比黑格尔哲学（此处有一些论述没有听懂QAQ已省略），具有认知客体功能的主体，其唯一认知自己的方法，就是与主体相似的另一个主体认知，两个主体互相作为客体进行循环的认知，从而才能达到主体在作为主体和客体同时存在的这种平衡，而不会因为过于强调自己主体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人作为主体的价值，同时也不会过度地成为自己的客体而丧失主体性，抑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投射造成的社会动荡。说白了，就是物以类聚也可以使病人们在相互互动中恢复一些自我意识、成为理性的主体。福柯所描述的正是把具有相似病症的疯人归类并区分管理，福柯对这种理想化的主体认知方式有自己的描述：

实际上，在图克创立的休养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癫引起的无限制的恐怖；恐惧不再是监狱大门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义下肆虐。图克把束缚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转移到疯癫者的内心。诚然，休养院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它的做法比惩罚还厉害。它把那种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一种与看护的单向关系，使罪过成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识，一种对疯人的生存状态的治疗干涉。换言之，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说疯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老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这种转变过程在劳动和观察活动中都可能完成。——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诞生》

就像照镜子一样，我们对病人作为主体具有一种肯定，但也存在反向的、被主体承认的观察来补充到的环形的交互。福柯说：

精神病院里建立的那种亲近关系不会再被铁镣和铁窗所破坏，但是却不允许有相互性，只允许有观察的亲近性。观察时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监视、刺探和贴近，实际上却越来越远离病人，因为它接受和承认的只是这个陌生人的价值。精神病科学在精神病院里发展时永远只能是一种观察和分类体系。它不可能是一种对话。——第九章《精神病院的诞生》

这就是归纳的第二个观点。

3. bio-power 生物政治学思想

bio-power大致意思是人类的关系是权力构成的，当人类社会逐渐形成由bio-power所规定的秩序，人们就会去约束自。当约束固定下来，就成为规训、规则，就成为了大众化的行为，这也是精神病院逐渐制度化的原因。范范介绍说，这种思想超越了仅用国家机器的那种暴力方式，而是说人类通过自然的权威来管理生活的过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改变人与人交的方式与秩序。例如他给精神病人创造了一个责任系统，在这个系统里，病人所谓的区别于理性的思考方式不是通过强制消除而是通过自我克制，是通过**社会纪律**（社会纪律来自于人类主体对社会的逐渐习惯，以及自我在秩序中所拥有的社会期望）来控制人口。在这种框架下，权力的维系就变成了大众化的，而非个体化的行为。

最后，范范将福柯的观点与弗洛伊德进行对比。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对少数群体的压制和污名化的无效性，变态 (perversion) 并非少数群体所拥有的，而是普适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变态，只不过疯子的变态格外强烈。而福柯认为这些所谓的变态其实都是bio-power的产物，bio-power是维护社会的闭环秩序的特征（也就是第九章阐述的bio-power思想的源头，也就是权力关系所产生的大众行为）。

4. 7-9章总结

最后，范范总结说，最后三章将人和社会隔离分析到了一种延伸。正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他的自我认知是早期工业革命下人与人关系的认知。比如星期五对鲁滨逊的服从，符合工业革命下主体对客体的理解，于是人们对非主观思想的刻画就在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之中形成了。

第五部分，问答环节

1. 关于黑格尔哲学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范范解释说，主体通过把客体（杯子）吃掉（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之后，就可以延伸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主体怎么理解自己？（我们吃不了自己？）我们要找到一个跟自己很像的主体，把对方互相当做客体来理解（两个蛇互相吃对方尾巴）。精神病人被当作客体使用，是因为正常人主体把对他们理解的切掉了（人只能理解杯子，而杯子不能理解人）：病人被观察和分类，因此只有陌生人的价值。但这种分类就具有主体性，因为除了病人之外的人们都是把病人当作主体的人。

2. 拉康《精神分析》中的观念（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与黑格尔、福柯的观点有何联系？

范范：镜子中的你是自己的理想状态，是暂时的瞬间的，而不能展现动态的形象。拉康和黑格尔很像，认为你通过镜子里跳舞的像来完善自己。拉康认为这面镜子就是社会和你身边的人。拉康和福柯差别很大，福柯强调社会对人的塑造性和压迫性；而拉康说社会是反射你自己的镜子。

3. 资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是怎么出现的？

范范：资本主义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看到了具有生产力的人满足生产而对于社会资本循环流动的价值，而封建社会由于流动性太低而不具备这种价值。根据马克思哲学的观点。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出现，因为反应了人的这种价值，也就是人的价值可以被资本表现出来，而资本可以实现阶级的跃升，那么人就成为了资本，人就可以流通，流通就可以展现自己的价值。阶级的交换也体现了资本的价值。

4. 精神病院的制度化是怎么来的？

范范：首先我们把病人切割开来了，因为正常人可以完成对病人的循环理解，而精神病人不行。第二，细化区分化的过程中，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逐渐制度化了。

顺便看了些知识科普，精神分裂症的网课：



再次非常感谢本期读书会的三位领读人森森、AA、范范，和组织者达达（以上均为化名）等老师们的精彩演讲和付出！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注：这篇日记与2021-01-04 14:14:19书评<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111538/>内容完全一致。

读书 文学 思想

© 本文版权归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

117人浏览 设置 | 删除

此日记锁定仅自己可见

回应 转发 赞 收藏 赞赏

© 2005 – 2022 douba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